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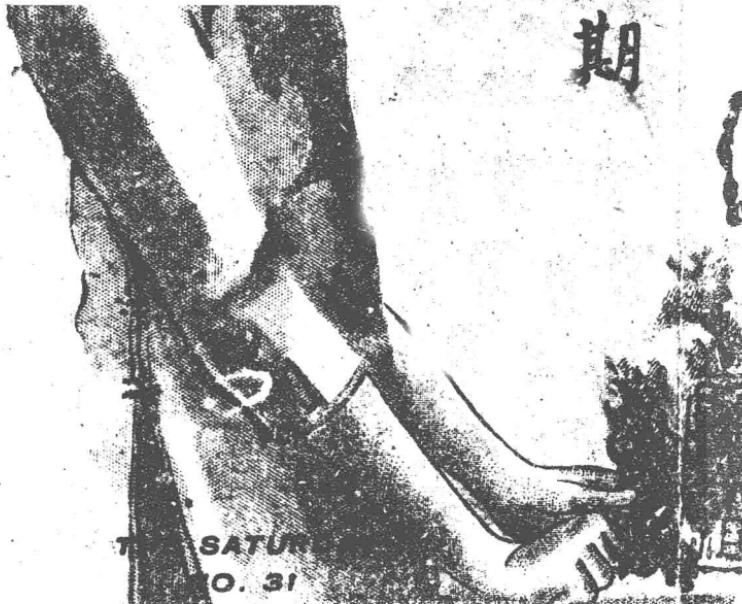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

禮
樂
舞
蹈

第四册

禮拜

六三十一期



寫情小說 淚珠緣

唐泉
陳蝶
先儒
著生
凸凹
五集

是書爲著名小說家天虛我生泉塘陳蝶仙先生少
年得意之作書中運筆用意寫情結構無一不脫胎
於紅樓夢而又無一落紅樓夢之科曰紅樓夢中有
缺陷是書則皆彌補之於情字上無絲毫遺憾能使
普天下才人讀之皆欣然滿意現無上之樂觀至其
鋪敘點綴則詩詞酒令更無一不新穎絕倫引人入
勝而於音律一道語之尤詳融貫古今實足開前人
未發之秘是尤得未曾有精心結撰洵寫情小說中
空前絕後之傑著也全書共百二十回已出五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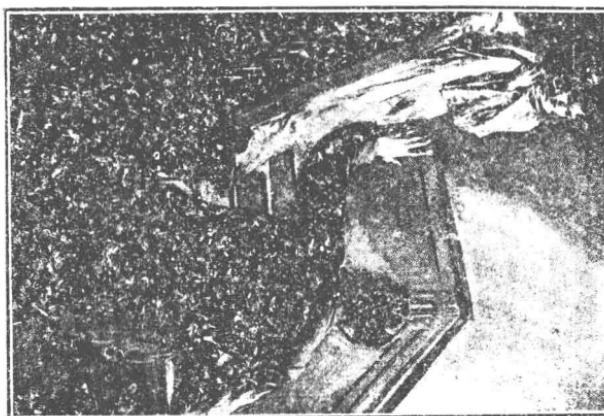
初三四集每集大洋四角

第五集大洋三角

(二) 影攝之章五第 惡怖 恐

(一) 影攝之章五第 惡怖 恐

道克洛斯夫八



克勃



斯勞福

名 俗 刘 鴻 聲



李陵碑

女子世界徵文啟

近時閨秀工詩詞者尙不乏人獨於古近體文絕鮮作者而駢儷尤如廣陵散矣本社同人深以絕響爲憂爰於另刊女子世界雜誌中特闢散花集一欄徵求閨秀文稿無論今昔名媛莊譜雜作有爲蒐集錄寄本社者當照女子世界徵文條例第三條奉酬每千字分十元八元六元四元二元五等但無照片者仍照第一二條計算每千字分五元四元三元二元一元五等稿內署名須註明藉貫姓名及字通信處則請在稿尾另行署明選列等第當由編輯者於篇末揭曉例如(1)(2)倍酬者作(1)(2)記號此佈

禮拜六第三十一期小說目錄

魚壳外傳.....指嚴

美人之頭.....瘦鶲

藍猿.....延陵

療姑.....半儂

情痴.....藜青

恐怖窟.....科南達里原著
常覺小蝶合註

秘密之府.....太常仙蝶

清稿史
魚亮外傳

(指嚴)

禮拜

清雍正初。于清端督兩江。甫下車。卽以捕劇盜。魚亮爲令。甲條告。洵洵走全省。自官吏以至胥役。莫不難之。其後卒由老胥某縛以見清端。袁簡齊記之頗詳。而不才幼時。聞先祖言。則大異是。蓋先曾祖容金陵。識督幕某君。渠言父亦老幕。親睹當時案卷。且悉其秘密之內容。則謂清端出都時。固口銜天憲。專以捕緝此獵爲務者。而其後捕獲時。卽夕遁去。磔於市者。實非真魚亮也。其事至詭秘。然言之鑿鑿。有據。絕非杜撰者。比且能詳道。魚亮生平原本。殫治云得之老吏口中。蕭齋岑寂。搜剔舊聞。因強憶先祖言錄寫如酒方。

魚亮本山東兗州產。距城三四十里許。曰獨山村。有王姓夫婦。居村尾。年俱逾四十。而無子女。業捕魚。結茅小如圍。瓢濱湖晒網。身在斜陽圖畫中。有時綠蓑青笠。則詠烟波釣徒之斜風細雨詞。不知歲月。亦不知理亂。以是老夫婦。得魚沽酒。其樂陶陶。頗未擔伯道之戚。一夕。王叟對月傾醪。醺然玉山頽矣。卽門外苔磯上。臥髡柳爲帳。寢瓢作枕。聞鷗野鷺飛鳴。趨媚若姬侍方深。領黑甜滋味。如杜老之一臥滄江。驚歲晚。然忽老妻搖之使醒。曰。子不聞呱呱聲。出旁近耶。靜夜四無隣。安得有此異物。王叟聞言。亦瞿然側耳。且揉其眼。作詭語曰。異哉聲。乃在網間。立起視之。則繡襪錦襪。居然一寧。

馨兒。啼聲甚雄。狀貌豐偉。王媼大喜曰。姑無論其來處。卽以爲天賜亦佳。遂抱而歸。飼以餅餌。旣曉。乃至村中覓乳婦。村人皆樂王叟之誠樸。願爲之乳。且譁然爭以爲天所以報叟之好善。因名曰天賜。及五六齡。乖覺跳盪。逾常兒。且勇健有力。村中兒無敢與角者。王叟愛之甚。不加抑遏也。或勸之入塾。王叟乃捐沽酒資。以充束脩。天賜穎慧過人。幾有一目十行之概。無何。王叟及媼相繼逝。天賜僅十齡耳。喪葬訖。天賜遂廢讀日。與村中無賴子弟游。父老之與王叟有雅故者。咸呼而詰責。天賜大慚。乘夜遁去。自是獨山村中。遂無天賜之踪迹。而王叟生平網兒異兆。時時猶繫人感慨焉。

畫錦還鄉。十年如夢。此時獨山村中。又喧傳一異事。則有少年夫婦。乘傳入境。僕從如雲。徧訪村尾之王叟故廬。及老夫婦合窓之墓道。自云卽其養子。天賜今已歸宗。且爲貴胄矣。顧不忘舊德。因有事南游。繞道來此修廬。墓村人聞之。咸來問訊。有富翁某者。以所舍館之郡守邑令爭來拜謁。天賜因命守令置墓田二百頃。擇村中耆舊敦篤者主春秋祭掃。守令奉命惟謹。居三日。始南去。當時見者。皆能道其衣冠壯偉。聲勢煊赫。宛如劇中大將軍狀。夫人明麗若仙。衣飾皆作滿旗宮裝。與世俗。更異。蒼頭婢媼。至百數十人。所携器皿。食物及守令餽贈。備極豐腆。惟詢爲何官。則相戒勿道。第知爲貴人公子云云而已。

六 拜 禮

天賜去後。父老之承顧問者。始漸洩其事。謂天賜稍長。自疑非王。更子因日夜皇皇。思一究其底蘊。遂致廢讀。始與無賴子鬪雞走狗。練習身手。且陰求奇俠。欲爲足跡。徧天下之豫備。旣而從游俠。少年至濟南。居半載。無所得。復南下。由徐州至廣陵。漫游紅橋佳麗地。時天賜年已十五六。英姿颯爽。照耀不羣。見者莫不驚異。一日偕諸少年縱飲青樓。忽有偉丈夫目之不已。天賜疑其輕薄。意甚惡之。旣出。有蒼頭持刺。請天賜往某家相晤。視其刺殊不相識。諸少年曰。某家者。鹹商之巨擘也。而刺名實某所滿駐防將軍。盍聯絡之。以爲資用。取求地。天賜然之。乃往見。則中座者狀如侯王。所謂將軍及鹽商。僅奔走侍從而已。天賜莫測所以頗疑。悚失色。中座者先諦審。天賜顏色失聲。曰。果龍種也。一準尤酷肖。乃謂之曰。吾欲挈爾之都。中將有所位置。爾願之乎。天賜茫然不知所對。猛憶此卽頃座間之偉丈夫也。抗聲答曰。小子立志。欲爲世間第一流人。安能從子作奴隸。中座者遽起謝曰。予金枝玉葉人也。吾安敢以子爲奴隸。但此間尚不宜洩。吾秘密入都。後語之。决不爾欺。天賜始默然。遂別羣少年而北行。

天賜察偉丈夫舉止。非尋常官吏。比因大疑之。漸稔部下健兒。始以行狀相告。則實額駙某襲爵將軍也。將軍奉內廷密旨。至江南訪查事件。居金陵邦上。各月餘。至是始返京。覆命耳。天賜大驚。意掣。

吾入都將羅織以陷吾罪抑家養以造吾福吉凶俱未可知顧自問雖游蕩不事生產亦未嘗有犯
綱亂禁事其將何以罪吾卽有所瑕隙已不及察願詞氣又不類若非分之福吾更有所不受然則
鬱鬱從彼何爲吾亦欲自由耳不如逃之一日約行抵德州界地方有司奉額駙游某名勝處天賜
未及從俟鹵簿出躍而起曰此其時矣遂擊楨被南遁顧額駙待天賜極優防之亦頗密此時僕從
雖多從額駙去而留侍天賜者尙數十人羣起追之天賜掣佩刀返揮擊殺其近身者餘人皆辟易
亟奔往告額駙額駙大驚親策馬及從騎十人追之得之數十里外天賜以爲將擒已又傷從騎一
人額駙大呼子實某阿哥也吾決不害子千祈勿疑且苟失阿哥吾之功名身命亦不保幸阿哥憐
我勿介介而去也天賜聞阿哥之名大異之乃就額駙問所由來額駙挽天賜之手推之令登騎曰
第歸帳中吾自能詳告始末天賜從之並騎而行意中疑信參半尙恐爲額駙所給時時握手柄目
視額駙額駙覺之曰阿哥心尙躊躇乎吾不早告子是吾罪也少頃繙陳崖略自不難釋然矣天賜
始不疑旣歸延之上座再拜而後進曰本欲抵京後方明告今不可復待然在途中仍祈秘之此君
命也天賜唯唯但求速告額駙又請曰頃間子殺追者數人恐從僕有所藉口子能屈居囚服以從
乎天賜亦許之額駙遂言聖駕南巡居揚州之某鹽商園中日侍尙衣衾枕拂搔之屬者有婢媼百

數十人中多雇小家女子暫充斯役者利犒金多而爲時短也往往有已字之女父母涎鹽商厚值背其夫家私入之取其資以嫁視爲終南捷徑亦不爲異是時聖祖駐蹕之所適某氏女充掃除役姿態豔絕聖祖視之頗爲動容召入應對亦稱旨遂令侍寢旣而聞其有夫不欲以擾民婦累聖德乃厚賞而遣歸且密諭鹽商勿聲其女亦恐爲夫家詰責歸而不復告人久之女從父母流徙兗州知有孕父覺之怒而責女女言如此父細人不知皇帝之尊但恐壻家興問罪師即令產而棄其兒并以所得鹽商家之錦襪裹之置湖濱漁網中而去事亦遂忘之矣及聖祖五次南巡仍駐蹕園中舊地根觸前塵命鹽商必求故劍於是鹽商輾轉訪得某氏女固已嫁而嫠矣無子聖祖挈之返宮卽今某貴嬪是也而時時念錦襪子不可得仍以屬鹽商商就貴嬪語求之於兗州聞王叟拾得錦襪兒卽知阿哥來歷之異顧是時阿哥已棄家漫游苦不得蹤跡又越一年始聞錦襪兒卽阿哥遣門客與阿哥游訪得錦襪猶在驗之良是擬招阿哥而告之矣恐遭意外乃遣人馳至京密告之且請今上派欽使蒞驗故吾乃專爲阿哥來鹽商早識阿哥之卽爲錦襪兒密遣門客伴之遊遨稽留以待而阿哥不知也今吾將返京陳奏但得面聖卽將封阿哥爲第二十三皇子他日得志幸時時令吾得所麾庇則感戴靡涯矣天賜始恍然悟己身之爲龍種也遂不復有言抵京朝聖祖於毓慶

宮與諸皇子叙齒位。次果在二十三。皇子既定，卽日納妃。建邸奉母某氏以居。時聞母道故事，不忘。兗州之湖濱，漁叟故挈妃嬪至此假將軍名義率車騎游獵者，然實則不忘舊德也。

天賜旣治王叟廬墓而後數載不復來。至康熙季年歲暮之際，獨山村人方蜡臘烹羊魚蒸斗酒自勞。忽偏傳天賜復歸，子身作戎裝，惘然含風塵憔悴之色。且鬚叢有鬚矣，入村長陸叟家。陸叟固與耕隸無如是山之佳者。况本爲吾游釣之鄉乎？陸叟等俱以爲京朝有變，彼殆閱破塵世歸真返璞以求不辱也。遂留之宿。其家明日相偕入山，相度陰陽，觀其流泉買田數頃，鳩工築宮室焉。出囊中黃金累纍，炫人目。村人無少長咸趨之。不一月而別成聚落，獨山村遂建新市焉。無何盜夜入其室，欲窺所有，則見天賜踞堂中高座，左右執戟佩刀者多至數百人。一呼百諾，狀類王者。屏後則粉白黛綠者，成陣更番奏樂笙管，嗷嘈頃之有赴赴者，流往來，奏報諦聽之，皆某處錢糧若干，某處貢獻若干。也不覺悚然異之。以爲天賜雖已退休而朝廷出納大計，仍歸其執掌，是必如古人所謂山中之白衣宰相者。然其勢炙手可熱，慎勿近。前丞相嘖，況敢施其刦奪之手段耶？盜方起思退，警見廡下，有翹首聽令者，如舊相識，諦視之，果同夥某甲乙也。大駭，默計此盜也，胡爲乎在此執役？欲窮

其異乃伏台階下待之久之聽令已畢二人將下盜微呼之二人瞿然驚視見爲某丙吐舌小語曰子胡爲來此豈亦曾經考驗乎盜丙不解所謂二人曰然則子何以至此盍先言盜丙囁嚅良久始曰吾見彼黃金多欲分餘潤耳甲乙爭睡盜丙之面曰子誠懵懂天下有班門弄斧如子者乎堂上人實吾輩之眞命主當今盜界第一流人物也吾輩皆來受命乞有所派遣而子乃曰行劫試觀此執戟隊中有子之插足地乎子休矣爲應門小閣當嫌猥瑣不足觀也盜丙不敢復語踉蹌遁歸歸以語村人村人皆駭絕時時密探之殊不常覩天賜行踪有時遇之則黃冠野服反與前此囊金來歸時絕不類又疑盜丙之言藻飾取快人耳遂置不問或有入山中巨廈探視者輒爲閻人所阻於是天賜之真益掩蔽第知爲隱居獨山之深處而已是時聖祖已崩世宗嗣位朝中新政健舉用法嚴密稍不慎則誅殛隨之不事矜憫各疆臣亦務爲武健嚴酷搏擊如蒼鷹者方稱能吏於是豪強屏氣劇盜斂迹未幾大吏忽檄軍府移兵來獨山村中搜捕盜竄縱火焚山中第宅衆以爲天賜必燼於一炬中矣村中亦大受驚擾兵士乘機大掠貨貝婦女捆載以俱卽不可携去者亦盡爲所蹂躪老幼婦女淫而後棄之田禾藉其馬足雞犬飽其輿儻村中號泣聲如鼎沸而官兵猶窮搜不已謂盜魁未獲必有一家匿之者藉口大索於是穿竇窖發囷倉敲骨剝髓無餘矣村民始知天賜

未就擒。然抱怨已甚。相約如天賜復來。當共斃之前此。涎慕富貴之熱度。一變而爲讐懟之思潮。自此村中人皆呼天賜爲大盜。爲惡魔。并疑其前此之煊赫。皆由劫奪而來。及無有怨官軍之藉端淫掠者。兗州人謂妄自夸大者爲壳。以天賜出身魚網中。點者遂贈以美號曰魚壳大王。云。

魚壳旣遭焚巢覆穴之痛。獨山村中不復見其蹤迹者二年餘。先是官軍搜掠時。陸叟子負其父早遁。故未及於難。僅家產蕩然而已。旣而父子相繼歸。携資甚富。轉若於外。有所獲者衆。詢之。支梧不以賓告。但見貧無衣食者。輒周卹之。有所求。無不應。於是村中人告貸靡不集。其門陸善人之名。大噪。然終莫測其財之所由來。久之。衆中有年事者。受陸恩無以爲報。各携酒食就陸處爲壽。陸謝之。衆父老曰。吾儕受君惠亦可云生死肉骨矣。雖畢生僕媵不足報。今區區携酒食至。非以酬德也。欲藉以結歡。且有所質疑耳。陸父子不得已進之。酒酣。父老起問曰。君於村中人如賜再生。衆莫不父母誦之。固不待贅言矣。誰不應以私動問顧人心。向此天良有德。我者必欲深知底蘊。此亦不忍漠視之一端也。君家故非素封者。安得取諸宮中。澤及全村乎。同人思之。不能不爲君設身處地。一解此疑問也。君弗以爲忤。否。陸叟聞言慨然而歎曰。君之間良獲。我心曩所以不告者。恐公等見疑而實惠反因以不施也。今二年以來。出之蕪者已登穀里之墟。者已比閭衣食漸充。室家完聚矣。環視。

十里內生業之元氣漸復吾心亦旣告慰卽徵君問吾且將宣布矣蓋此嘯枯灌漑之功萬非鄙人父子之力所能及誠如君言主其事非他人卽君輩所常常詛咒之魚壳大王是也衆皆愕然半晌父老復進曰魚壳大王安得有是公能明證其事乎陸曰胡不能魚壳本非大盜而竇派之貴胄也爲聖祖所鍾愛命名曰胤祺前此彼之由揚州入都確係實錄絕無絲毫之欺給徒以東宮與諸王闢牆疑魚壳有所左右袒故魚壳憤天家之凌亂禍將及已始挈眷勇退欲隱居終老於此間耳不意今上嗣位翦除羣季頗疑魚壳屏居於外或思有所舉動而不能相容故密布偵諜以求之知其居此托名捕盜以殲之耳幸魚壳慷慨好結納能得江湖豪傑之死力故先有所聞知遯避於微山湖中之某洲上凡所蓄積俱密儲於此及聞官軍以搜刮無取得遷怒於村中人致遭蕩析之禍心大不忍乃遣人迎吾父子往畀以厚資俾爲村人謀封殖而囑守秘密非畏村人之責言恐爲官吏所聞妨其志事耳今諸君俱受其帡幪之惠諒亦無自外生成者故敢以其底蘊告幸勿爲外人道可也於是父老相與太息有泣下者皆曰魚壳可罪耶此後吾儕宜呼爲救命真王比戶尸祝之不爲過矣

陸叟又語村父老曰自魚壳蟄居微山湖中後聞世祖日殺其兄弟常北向切齒曰天苟祚清必使

吾得當以報。又言太子胤禟之死亦實世祖爲之。太子爲人雖仁急而心地眞厚無城府。世祖常以詭譎術鉤距其陰事。因而却制之。太子知爲所賣。則憤悶計無所出。左右進計圖報復太子。又不肯聽。或溫緩如婦人不忍行而洩洩之詞色見於外。吾知其必敗。然言之亦終無效。其他若胤禵、胤禪、胤塘、胤楨諸兄弟各自樹敵。各欲爭代太子之位。聖祖春秋高。方事頤養不欲開闖。牆事聞之。則盛怒。然諸子皆所愛。又不忍加誅罰。遂無所裁决。而世宗等益得志。獨太子曉曉爭辨於帝前。帝益疑太子。卒廢殺之。胤禦等與世宗勢不兩立。宮禁中幾成戰場。予乃知禍本已或不可救藥。方欲請帝賜居遼瀋。守園寢而世宗之使至。妄云能助之。使排胤禦等者事成。必以親王世襲且贈黃金萬鑑。吾婉詞却之。然知禍必及。予星夜摒擋謀遁去。因挈所愛之妃及貴重器僞言山東某氏簡命出都。蓋予適探是日。簡放某氏爲大吏。因冒其名而得出城也。清例宗室諸侯王不得出京。予之此舉。苟有失誤。必蹈死罪。可謂危矣。予旣得居獨山村中。自以爲與世無爭。當可弭患而不知。乃大招夫已氏之忌。此時徧天下之高官顯宦悉爲胤禦之爪牙。或從龍舊侶或附驥新班。罔不寄以腹心。托之耳。目有聞必報。纖悉皆知。其有秉心公正心非暴主之所爲。過當者言未出諸口。而身首已殊。往往夜治官書。頓喪其元。杳然末由問訛。蓋世宗黨羽衆多。恐人背叛利用。酷刑其特別殺人之器。所謂。